



話說金庸

潘國森 著

【泡茶月旦評】金庸筆下人物誰是大英雄？
作者竟說蕭峰不夠英雄，何也？……

【談情說愛】蓉兒何可憎？作者針對倪匡在《四看》
中數落黃蓉的各項罪狀，一一加以舉證平反。

「生女當如李阿珂」？

且看作者如何為阿珂姑娘辨白之冤……



新 知 舊 文 縱 論
奇 談 怪 論 笑 傲
江 湖





話說金庸

潘國森 著

【泡茶月旦評】金庸筆下人物誰是大英雄？

作者竟說蕭峰不夠英雄，何也？……

【談情說愛】蓉兒何可憎？作者針對倪匡在《四看》中數落黃蓉的各項罪狀，一一加以舉證平反。

「生女當如李阿珂」？

且看作者如何為阿珂姑娘辨不白之冤……

新 知 舊 交 縱 論 武 俠
奇 談 怪 論 笑 傲 江 湖



金庸研究系列

總策劃：王榮文、潘耀明

執行策劃：吳國源、彭潔明

話說金庸

作者：潘國森

執行主編：李佳穎

責任編輯：鄭祥琳

美術設計：唐壽南、李錦興

出版：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明報網址：<http://www.mingpao.com>

E-mail：mpp@mingpao.com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

——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版次：一九九八年三月初版

ISBN：962-973-115-0

承印：長倫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本叢書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及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共同合作出版

《金庸研究》總序

潘耀明



「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閑適無事之人，鎖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棲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

（清·張英《聰訓齋語》）

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無疑是「養心第一妙物」。失意時，一卷在手，渾然忘憂；得意時閱讀，名利得失也可置之度外。

較早期的金庸作品的讀者羣主要是小市民。他的幾部暢銷武俠小說如《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均在以小市民為對象的報紙刊載，《射鵰》在當年香港《商報》登載（該報讀者均以工廠工人、小白領為主），《神鵰》在金庸創辦的

《明報》刊載，甫創刊的《明報》也是以小報形式出現，對象也是小市民。

金庸作品的讀者羣發展到後來，讀者層次不斷提升，逐漸為文化教育高的中產階級所接受，包括專業人士、文化人，後者更包括大學教授、著名學者。最早公開表示對金庸作品的重視和讚賞，在台灣有夏濟安教授，香港有林以亮先生及旅美華人文學評論家陳世驥等等。此後，海內外的學者自稱是「金庸迷」的，大不乏人。

金庸作品之為學人所接受，主要是金庸作品為知識份子的苦悶生活打開一條新路，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的世俗小說有繼承的關係；此外，金庸典雅的古典白話文及中國濃厚的文化因素，也是為知識界所喜愛的。照北大教授陳平原先生的話是「他把儒釋道、琴棋書等中國傳統文化通俗化了，所以金庸小說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入門書來讀。」陳世驥曾寫道：金庸武俠小說「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關世運。所不同者今世獨見此一人。」

另一個金學專家、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研究學會會長馮其庸說：「金庸小說的情節結構，是非常具有創造性的。我敢說：在古往今來的小說結構上，金庸達到

了登峯造極的境界。」

以上兩位學者評價是極高的。特別是近十年來，金庸作品已由原來的市井文學，堂堂正正進入了學術殿堂了。

北大教授陳平原，早於一九九〇年便開設了以金庸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題課。北大錢理羣教授甚至進一步指出：從雅俗文學發展脈絡的角度，金庸有可能與魯迅呈雙峯並立之勢。北大的重視金庸作品，可見一斑。在北大開「金庸熱」的同時，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將金庸列於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後，老舍、郁達夫、王蒙之前，排名第四，大反中國大陸文壇排資論輩常態，把過去被目為流行文學的武俠小說與嚴肅文學大師並列，這真是破天荒第一遭。

近年海峽的兩岸三邊學術機構紛紛成立金庸研究室，某些高等學府還設立金庸作品的教學課程，不少海外的學術機構對金庸的作品也紛紛表示關注，並出現一批研究金庸作品的專家學者，而且關於「金學」的研究方興未艾。

正如台灣出版人王榮文所說：「這些研究金庸作品的作品，非但是百家爭

鳴、各有論調，能夠和讀者共鳴辯難，也同時反映了這壯闊雄渾、瑰麗細膩的金庸世界是多麼豐富，多麼的『別有繫人心處』。」

基於此，本出版社與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攜手合作策劃出版《金庸研究系列》叢書，以滿足廣大愛好金庸作品的讀者的需要。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

金庸小說影響深遠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有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據《論語》所載，當為孔門弟子卜商所言）：『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可惜班固出生得太早，沒有機會見到精采的小說，也沒有機會見到小說由「小道」變成「大道」。自來小說之中以《紅樓夢》的影響力至為深遠，研究的論著極多，遂成了一門學問，叫作「紅學」。許多人把畢生精力都盡數消磨其中，恐怕也不能算是小道了吧！

而許多人認為金庸小說不是正統文學，難登大雅之堂，但是甚麼才算是正統呢？一件文學作品應該由誰人去判決是不是正統呢？

其實文學作品不必正統，祇要好看、有深度便足夠了。想《詩經》中的作品甫出世之時，必以頌、雅為正統，諸國風自是芻蕘狂夫之議，但是國風的藝術價值卻是最高。一件偉大的文學作品除了要寫作技巧高明和文字運用精鍊之外，還應該對人性善良的一面加以表揚，醜惡的一面加以鞭撻，或者二者兼備，我相信金庸小說確能做到這些，至於正統不正統的實在無傷大雅。或許等到有教育界人士敢於選取部分金庸小說作為國文科的教材，就再也不會有人稱之為「難登大雅」之堂。

小說對人的影響力大到不可思議，關於這一點，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羣治的關係〉一文剖析的最為透徹。梁氏認為小說之為讀者喜愛甚於其他文學作品是有兩大原因：第一是人性通常不能以其所處之境界得到滿足，故希望間接接觸平時難以到達之境，而小說卻可以引導人漫遊於不同的境界。第二是常人所經歷的事

情，往往行而不知、習而不察，哀、樂、怨、怒、戀、駭、憂、慚諸般情狀，心難自喻，口難自宣，筆難自傳。若有小說家將人生諸般情狀寫出，搔著癢處，自能感人至深。

梁氏又認為小說之支配人道，還有四種力量，名之為熏、浸、刺、提。熏者，熏染也，感染也，以空間言。浸者，浸淫也，以時間言。刺者，刺激也，腦筋愈敏，刺激愈速愈劇。熏、浸、刺皆自外而內，而提則自內而外，化其身入於書中，即所謂代入感。

愛讀金庸小說的人，自然常被引導到日常不可達之境界；各種情感亦必常在書中找出相類者；至於友儕間相互感染、終卷後數日不忘、或一剎那間忽起異感而難以自己、或自擬為書中人物而此身如非己所有等等，自不絕如縷。其他作者的武俠小說固亦有此等力量，但若與金庸相比，實難望其項背。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有一段寓言：話說其時楚國郢都有人致書燕相，自己口述，命人筆錄，天色漸暗，於是命僕人「舉燭」，書者一時大意，把「舉燭」二

字錄下。燕相得書，以為：「舉燭就是尙明，尙明是用賢的意思。」以此進於燕王，燕王納之，國家大治。雖然國是大治，但卻非其書意。這就是「鄧書燕說」的故事。

我從中學四年級開始看金庸小說，第一部看的是《射鵰英雄傳》，到現在金庸的每一部作品都看過好幾次。我對於世事的許多觀感和想法，或許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和引導。無疑這一切的影響都可能是鄧書燕說，非其書意。

一九八六年五月 香港

舊版新篇

◆ 開場白



我的一個老友擁有一套舊版的《笑傲江湖》，共是二十四小冊，在我未購置全套三十六冊的「金庸作品集」之前，每次看《笑傲江湖》都是去向他借。可是我這位老友對於那套珍品卻不甚愛惜，有時真不明白他究竟借給些甚麼豬朋狗友，每次我去借的時候，總是借得比上次少些，有時是少了幾頁，有時甚至整冊失去。《笑傲江湖》確是新不如舊，我恐怕以後想看舊版的《笑傲江湖》是不容易了。

有一回一位朋友問我究竟是誰差遣桃谷六仙去找令狐沖的，我們看的都是這一套舊版，而其中是沒有談及這點，六仙祇說過「小姑娘」要見令狐沖而已。那

時我想以桃谷六仙的性格是吃軟不吃硬的，不戒和尚是個莽人，決不能指使這六個傻瓜，於是我說必定是曲非煙所爲。她祖孫二人都是機靈聰慧之輩，一定能把桃谷六仙弄得帖帖服服，我的朋友將信將疑，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但是當我第一次看倪匡的《三看金庸小說》之時，實在是嚇了一跳，費彬竟然一劍刺入了曲非煙的心窩，簡直是活見鬼了。不是這樣的，我很清楚的記得曲非煙還幫手埋葬費彬等人，而自此以後也未有再次出現。啊！作者竟然害死了曲非煙，真是豈有此理！

曲非煙是小說中的虛構人物，是死是活與我無關，但是如此改動是弄巧反拙，變成不合情理。這原本是作者自食其果，但是我卻成了無辜的受害者，我精妙的推論便無端落空了。

新版中說是六仙跟儀琳打賭輸了，便被差來捉令狐冲。這是很不合理的，儀琳不可能有膽量和人賭賽，也不可能碰上桃谷六仙。況且桃谷六仙的爲人並非拘謹的小尼姑所能差遣，反而鄭萼、秦絹這一類聰明伶俐的小女孩方能弄之於股掌之上。假若曲非煙未死，她便是差遣桃谷六仙的最好人選，這小姑娘刁鑽之極，

兼且她祖父是曲洋，說桃谷六仙認識曲洋有點道理，說是認識恒山派的一個小尼姑便有點牽強了。或許作者認為曲非煙在衡陽出現過之後便銷聲匿跡是個漏洞，於是修改時及早把她「解決」了。作者大概認為這個改動是無關痛癢，但是對於我來說是痛癢得很，那把我原本「正確」的推論給推翻了。

一個畫家是決不會把年輕時候的作品修改的，無疑畫家的創作經驗越豐富，他的創作技巧也越趨成熟，對於自己年輕時的作品可能不大滿意，但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把已經發表多時的作品拿來塗去其中的部分或者多添幾筆。因此我絕對不贊成金庸修改書中的人物情節。無疑更正一些錯誤或者改動一些用字是無可厚非，但情節上的修改可能產生新的問題。從作者的角度看來，有些環節、人物是可有可無，刪去了也不覺得甚麼，但是對於讀者來說，這些部分可能是很重要的。在創作之時，作者的情感可能不自覺地滲入作品之中，以後再看的時候反會不明白自己為何會如此寫了，這是因為那份情感可能是埋藏在作者的潛意識之中。

金庸的作品都是邊寫邊刊，根本不能像有些小說家一般可在寫完之後，修改

到滿意方才發表。這種掣肘對於一個以嚴謹和認真的態度去創作的小說家來說，是個難以彌補的缺憾，因此很難要求作者在出版單行本之時不作修改。一個比較妥協的做法是在連載完之後立刻修改，可是一切都成過去了。

作爲一個讀者實在無法與作者抗衡，作品是他的，他喜歡如何修改，我們根本無權過問。但我實在不能想像沒有桃谷六仙的《笑傲江湖》會成了甚麼樣子，倒要感謝倪匡的力爭。

刪去了江飛虹這個人物，也是一個敗筆，這無疑是一種「爲長者諱」的行爲。令狐冲習了「易筋經」之後，加上劍法通神，必定成爲領袖羣倫的第一高手；因爲口舌輕浮而令江飛虹自刎便成了令狐大俠畢生的最大污點了。

一個人無論如何出名，也不必掩飾少年時代做過的錯事，錯了就是錯了，旁人是否原諒也不必介懷，既不用掩飾，也不必時常掛在嘴邊。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都口舌輕狂、放浪不羈的多，敦厚守禮、謹言慎行的少；輕佻一點雖然並非大過，但是口不擇言有時卻可以鑄成大錯。這一段情節原本很有警世作用，刪去了太過可惜。藍鳳凰叫了令狐冲一聲「大哥」，令狐冲又叫了藍鳳凰一聲「妹子」

也不過是導火線而已，江飛虹原本就生不如死，死了可能是種解脫，若從此處設想，令狐冲對於江飛虹之死也無須負上甚麼責任。另一點令人惋惜的是，作者用如此經濟的篇幅便可以寫成一段教人感動的苦戀，最後卻把它完全刪去。

金庸小說之中我看過舊版的還有《書劍恩仇錄》和《射鵰英雄傳》，作者修改之時改了兩個重要人物的血統，一個是陳家洛，一個是楊過，兩處改動裡，其一做成重大的漏洞，另一個卻做成了冤案。

在舊版的《書劍恩仇錄》裡，陳家洛是紅花會老舵主于萬亭和徐潮生私通所生，他跟乾隆皇的關係是同母異父兄弟。于萬亭與周仲英原本是師兄弟，周仲英還曾為于萬亭向少林派評理。如果陳家洛不是于萬亭的兒子，則于萬亭沒有理由要如此栽培陳世倌的兒子；徐潮生也沒由來要把姓陳的兒子交給于萬亭管教。若果于萬亭沒有跟徐潮生私通，則其罪亦不致要被逐出門牆，還有一點更有趣的是，若果于萬亭面對徐潮生可以不動心，豈不是成了第二個胡逸之？

至於楊過的母親原本是秦南琴，修改後變成了穆念慈，於是讓她多活十年。

表面看來，這個改動影響不大，但是卻令黃蓉背上不少罪名。

倪匡的《四看金庸小說》前半部第九節題名作：「難以解釋的一段情節」，內容談論到楊過的母親不論是秦南琴還是穆念慈，郭黃二人都不應祇贈一些財物給他母子二人而不帶他們回到襄陽。

倪匡認為「郭靖和秦南琴沒有什麼深交，倒也還勉強可以說得過去」，若是穆念慈就萬萬不該，因為穆念慈是楊鐵心的義女。

由此推論到郭靖曾經想要帶同楊過母子一起，但是因黃蓉反對而告吹，後來郭靖再想尋訪楊過，也受黃蓉從中作梗。

這段討論表面上言之成理，事實上忽略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考慮點，就是作者在寫《射鵰》、《神鵰》之時，楊過的母親是秦南琴而不是穆念慈。金庸本人也未考慮這一點，在《射鵰英雄傳》的後記有謂：

修訂時曾作了不少改動。刪去了一些與故事或人物並無必要聯繫的情節……除去了秦南琴這個人物，將她與穆念慈合而為一。